

编者按:

文化和自然遗产不可再生、不可替代。它们讲述着沧海桑田的故事、携带着人类文明的基因以及“何以中国”的独特标识。阅读它们,我们能不断审视自身,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。

6月11日,是我国一年一度的“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”。今年活动主题“文物保护:时代共进人民共享”,即展现文物资源活力和价值内涵,推动文物保护利用成果人民共享。近日,围绕着相关话题,我们与致力于普及古建筑知识、为文化遗产保护奔走30余载的著名古建筑专家、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柳肃展开了对话。

柳肃:保护『美』的财富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

退休几年,柳肃愈发忙碌。

他不仅接受返聘,每周给学生上两个上午的课,还受邀参加各种各样的讲座。这两天,他稍微清闲下来,为一场即将开展的长途考察活动打包行李。“现在社会活动挺多的,难得有时间。”他说。

我以为这是一种小小抱怨。没想到他微笑着,继续这个话题:“我到处去宣讲古建筑保护,社区、大学、中小学,乃至幼儿园我都去过呢。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古建筑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古建普及者”的工作,柳肃已经驾轻就熟。

2014年,《中国古代建筑艺术》在线上课程平台“中国大学MOOC平台”开课。“我知道很多人希望知道古建筑的知识,但没有途径去了解。”于是,他精心备课,减少艰深专业的术语,把课程打造得更具文化性和通俗性。

预料到课程“也许会受欢迎”,但他没想到“会那么受欢迎”。2015年,在果壳网发布的“2015全球MOOC排行榜单”中,《中国古建筑艺术》在全球1800余门MOOC课程评比中跻身前十。次年评比在全球5000余门课程中进行,该门课程位列全球第三。

看中柳肃深厚的学识和出众的表达能力,2021年年初,央视《百家讲坛》栏目推出《如果古建筑会说话》第一季,邀请柳肃登台讲故宫。

“不一定让人学到多少知识,而是通过我的讲述能让大家意识到,这些文化遗产是不可以被毁坏的。”他说,“这就是我现在的工作重心。”

研究古建筑还是“冷板凳”

湘江周刊:您本科是学哲学的,在上世纪80年代,哲学算是相对热门的人文学科了。后来研究生为什么又选择学古建筑?这在当时可是个“冷板凳”。

柳肃:当年,我从人文系调到岳麓书院工作,当时岳麓书院的主要任务是修复古建筑。我从小就喜欢美术和历史。看到古建筑有艺术,又蕴含历史和文化思想,就感到兴趣很浓了。慢慢地,越钻研越深、越钻研越喜欢。

那时候的岳麓书院冷冷清清、没有游客。我们就在那儿画图设计。画图设计不是想象,而是要去研究——它为什么应该是这个样子,不应该是那个样子。修复古建筑还有工程技术的要求,我在工程技术方面有缺陷,于是就下决心考取建筑学的研究生。

说是“冷板凳”没错,当时不太重视这个专业。因为古建筑保护当时不光不能促进经济发展,还要投钱。这一二十年来,国家越来越重视,爱好的人越来越多。但就专业领域而言,它也还是“冷板凳”,人才缺口很大。

湘江周刊:我们很容易想起以前常听到的一句话叫“文化搭台,经济唱戏”。您怎么看待?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遵循经济规律吗?

柳肃:我认为文化就是文化,经济就是经济。当然,文化要有经济的基础,才能去做文化研究和保护。

很多人有一个观念,希望靠文化来赚钱。客观上,这的确使人们更加重视文化。但有些时候,保护文化和发展经济有点冲突。比如保护一个古建筑不一定能赚到钱,还得投不少钱,还可能阻碍房地产的开发。

文化和经济真正的双赢——比如说北京故宫,这样的情况是少数。更常见的情况是:一个古建筑不可能作为景点收取门票,只能靠政府投钱养护。这是一个几乎摆在所有地方政府面前的难题,也是今天保护古建筑遇到重重困难的最根本的原因。

湘江周刊:什么能主宰这个天平的倾斜?

柳肃:一个选择——我们到底是选择文化还是经济。这就要靠我们来宣传文化遗产的重要性。建筑是石头上的史书,是看得见的历史。它是真实的历史,比文字的历史更真实。文字的史书可以改写,但是建筑摆在这里改写不了。

古代的教育是怎么回事?我们看岳麓书院就知道了;古代的宫廷什么样,故宫就摆在这儿吧?虽然秦始皇的宫殿、唐代的大明宫看不到了,但是至少有个明清的皇宫在这里,供你去想象。如果凭一个文字的书写——金碧辉煌、宏伟壮丽,你靠这几个字就行了吗?是不是必须要看一组宏伟的建筑在这里?

“幸好我学哲学”

湘江周刊:您把哲学思维放到了建筑研究当中,这让我想起之前读林徽因写的古建筑文章。林徽因是建筑专家,同时又是诗人。其实那一代建筑学者的人文素养是相当高的,在今天看来都是跨学科的学者。我们现在似乎缺少这种跨学科了。

柳肃:确实是缺少,幸好我是学哲学的。我们的学科分得很细,向专科方向发展,在一个方向研究得很深,相互之间没有交叉。但是建筑学恰好就是综合性最强的学科,它远不止工程技术。如果专科化,建筑是搞不好的。正如你说,林徽因那一代大师人文素养很高,现在学建筑的人,应该去补上这方面的课。

一般人以为建筑就是盖房子,顶多再加一点艺术的装饰、造型。其实远远不止。我写了一本书,《营建的文明——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建筑》。我不是写建筑式样和中国建筑史,而是写中国政治、宗教、哲学、艺术与中国建筑。建筑不光是一个时代的形象,它背后蕴含着的是思想。当时出版方清华大学出版社对我说,在此之前,还没有一本从思想文化的角度专门讲建筑的书。

其实,保护古建筑就是保护传统文化,而且是最生动的传统文化。保护建筑也是对美的财富的保护,良好的审美应该代代相传。

湘江周刊:现在有很多古建筑研学游,如果您推荐一条湖南的“古建之路”,您如何推荐呢?

柳肃:岳阳的岳阳楼-长沙的岳麓书

院-南岳衡山,这是比较重要的几个点。古村落的话,湘南地区的永州、郴州有大量的古村落。湘西地区则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建筑。其实这些都是可以串起来去看的。

文物不只是“古”

湘江周刊:您去年的一个重点工作是主持了爱晚亭的修缮,这个亭子虽然是建筑大师(柳士英等人)参与建造的,但它毕竟已经不是很古老的那个亭子了,而是一代代不断地叠加建造和修复的。我们还能认为它是个古建筑吗?就像西方的“忒修斯之船”之问——建筑构件一样一样换掉了,它还是原来的那个古建筑吗?

柳肃:古建筑修复有一个原则,原真性。虽然是一代代地修,但是还是有个古建筑的样子,而不能用一些钢筋混凝土的材料。以前西方学界也提出来,中国、日本的古建筑构件都是可以换下来的,于是不认可这是古建。

因为西方很多建筑都是石头的,木构件的延续性相对较短。但是现在世界范围内也都认可了,因为东方建筑就是有这样的特点。毕竟文物不仅仅是古,它是代表着一种时代的历史印记。

另外,文物建筑也不一定都是古建筑,有个最典型的例子是长沙火车站。在长沙火车站建成40年时,我就提出要把它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因为它是那个时代的象征,而那个时代的建筑在长沙只有3座(另外两座是清水塘纪念馆、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图书馆)。如果将它们拆掉,我们就再也看不到那个时代了。后来这个建议被采纳了。

所谓历史,过去的就是历史,我们本身就处于历史当中。我认为,一座城市要有城市记忆,就要能在城市中看到各个时代。此外还要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,很多时候最好的保护是利用起来,历史不能挂到墙上去,要让它走到我们生活中来。

湘江周刊:这次遗产日的主题有一句“时代共进”。您说的就是这个概念。

柳肃:我们有摩天大楼,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清朝的、民国的、上世纪五十年代……一路走来,看见所有的时代,这才会有味道。

我常常说,城市当中的老建筑,就是你家里的老照片。你就算现在日子过得再好,还是会想要拿出那些发黄的老照片来看看。看看自己的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,看看自己的小时候。这是人的感情和精神需要,不是物质能代替的,历史记忆一旦消失了就再也找不回来。我认为,如果一栋建筑代表了一个时代最典型的特征,它就永不过时。而且我们在老建筑里是可以过现代生活的。

基层保护工作是薄弱点

湘江周刊:我们观摩过古建筑修复,真是个“慢工细活”。

柳肃:古建筑修复绝对不可以赶工期,赶工期就无法保证质量。有的人以为,一个工程只要多投入人力就能加快速度,这是想当然。比如按传统工艺,上了油漆得等它干透了才能上下一道,否则它就起泡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古代建筑如此精美,因为它没有计算时间成本。一个雕花雕两个月和雕两天交货,质量肯定不一样。

湘江周刊:您之前提到了古建筑修复的人才缺乏。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这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,尤其是在基层文博单位。今年有新闻称,山西将5年定向培养600名文物全科人才,解决县以下基层文博单位专业人才严重匮乏、保护利用队伍力量薄弱。定向招生、定向分配、免费培养。您怎么看待?

柳肃:我认为这个模式我们是可以尝试学习,甚至全国都可以这样做。它可能是一个相对经济的人才培养模式。关键是我们要高度重视起来,就会有相应的办法(出台)。

湘江观潮

呵护好 中华文明的璀璨之光

子不语

我们从哪里来,向何处去?这是永恒的哲学问题。非遗作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,真实地记录了人类成长的每一步足迹。6月11日,我们将迎来又一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,如何保护和传承非遗是永不过时的话题。

有那么一段时间,珍贵的非遗由于经济效益等原因,并不受重视。加之少数地区对于老物件、老物件弄之如敝屣,片面追求洋、新、奇、特,导致非遗的保护困难重重,不少非遗传承陷入困境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,我国相继出台了70余部地方性法律法规,为非遗保护构筑起坚固防线。截至目前,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已达1557项。我国已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四级的名录体系,共认定非遗代表性项目10万余项。破坏非遗违法,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。

今天,非遗的话题时常成为热点。故宫五百年开放日,国人争相打卡;央视春晚“只此青绿”吸引无数眼球;西湖边的绿茶制作工艺,湘绣、滩头年画……非遗的每一次精彩亮相,既是人们对匠心 and 传统之美的深刻认识,又何尝不是感悟中华文脉、增强文化自信的良好契机。

我们需要 什么样的儿童诗歌教学

刘铁芳

早上我和爱人如往常一样,一起送小儿子辰上幼儿园。近段时间,我们都会利用上学时间和辰一起背诵古诗,诗歌选本是女儿曾经背诵过的《小学生古诗文必背75首》。走过附小人多的地方,展开的背诵诗歌。辰先背诵了早两天一起背诵过的杜牧《江南春》:

江南春
唐 杜牧
千里莺啼绿映红,水村山郭酒旗风。
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。

辰从标题、作者及年代、诗歌一起流利背诵出来,随后,爱人和我就跟辰一起背诵白居易的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:

赋得古原草送别
唐 白居易
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
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
远芳侵古道,晴翠接荒城。
又送王孙去,萋萋满别情。

我们一边走一边一道背诵这首诗,我随意地跟爱人说起,这首诗乃是一首典型的晚唐诗歌。晚唐因为安史之乱的影响使得诗人们失去了盛唐的开阔与大气,转而开始沉思人生,诗歌也变得沉郁。白居易的这首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可谓典型:一是诗歌一开头就有一种明显的沉思特质,二是诗歌五六句的对仗“远芳侵古道,晴翠接荒城”,不仅工整,而且十分精致,全然不同于盛唐的粗犷与豪放。

说到这里,我忽然明白了一点,就跟爱人说,我是到现在这个年纪才勉强算能读懂古诗了,小时候的我也是懵懵懂懂,甚至我读中师时背诵了大量的唐诗,但也同样是似懂非懂,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古典诗歌的爱,而且还恰好成为了我现在回过头来反思古诗的基础。

小学生学诗,应该更多地让孩子们自己去体验,他们拥有自己的直觉,他们总可以找到自我身体融入其中的方式,获得某种朦胧的诗歌经验,这种从自我身体体验出发的具身性经验是十分重要而可贵的。恰恰我们今天的诗歌教学却要求中小學生强行接受某种标准答案,这种标准答案乃是典型的成人视角,这样的结果就是孩子们根本就没有把自我融会进去。

他们并没有通过诗歌学习而

非遗“活”起来、“火”起来,才能更好地传承。保护非遗,不是冷冰冰地圈起来,把它们束之高阁,而是要留在身边,让人们看得见、够得着。中华大地广阔,许多地区不同的非遗背后往往有着独一份的精彩。前些年,笔者在浏阳某地调研,就曾见证了古山贡纸的生产过程,这是书本上看不到的知识,令人受益匪浅,由衷地赞叹老手艺人的一心二手。类似这样的故事,把它讲好讲透,让非遗保护走出学术研究的圈子,非遗本身才能获得广泛的生命力。

呵护非遗,就是呵护好我们的世界名片。近些年来,从昆曲、京剧、端午节,到珠算、中医针灸、二十四节气,我国多项非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遗成功,成为全人类共同保护和记忆的文化遗产。不由得感慨,中华文明之所以称为世界唯一没有中断传承的文明,不就是因为这些珍贵的时光遗留构建起来的吗?

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,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。保护好、传承好、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,是我们的共同责任,是人类文明赓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。展望未来,更多中国的非遗可以走向世界,展示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璀璨之光。

敲开自我融入中华古典诗歌之精神血脉的生命路径,而只是平添了若干跟自我生命并无关联,甚至反过来是强制自我生命的语文知识。成人化的解析替代儿童自我的体验与融入,变成空洞的知识与答案,变成陌生于儿童生命的异在之物,孩子们带着不断增加的异在之物成长,找不到诗歌学习——甚至更宽一点说,找不到学习的快乐,也难以经由诗歌学习而潜移默化地培育对古典诗歌、对民族文化,以至对民族国家本身的挚爱。

非常有意思的是,我刚从二里半下面宿舍中间走到大马路旁的林荫道,辰忽然想起什么,说他终于想到了,这是一首诗:

独在异乡为异客,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
遥知兄弟登高处,
遍插茱萸少一人。

随后,辰告诉我,“独在异乡为异客”讲的也是离开了家人,跟白居易的诗一样。原来,我和爱人在谈话的时候,辰自己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思考,找寻新学习的诗歌跟前面背诵诗歌的联系。

我们把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背诵了两次,一路开心地走过去。快到幼儿园坡下,爱人跟辰说清明节放假,带他去玩一下。辰忽然问起,清明节是干什么的。爱人要我跟辰解释,我说,清明节就是一个想念过去的亲人的节日。紧接着,辰若有所思的样子,这样说到:“我想起来了,清明节可以用一首诗表达。”很快,辰又背诵出了杜牧的《清明》:

清明时节雨纷纷,
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借问酒家何处有?
牧童遥指杏花村。

我恍然有悟,这不就是学习古典诗歌的应有状态么?那就是:儿童学习古典诗歌,重在诵读与自由领会。

中国古典诗歌本身就是天人合一,也即在人与自然的关联之中打开个体的生命视域,这种关联儿童本身就可以凭借自我身体感知而逐步地进入,无需刻意而精细地疏导,孩子就可以在浸润其中的过程中自由运用。这样的结果是诗歌融入了孩子的生活,扩展儿童想象力,激活儿童的思维能力,焕发儿童对诗歌、对生活、对世界的爱,整体地提升了儿童的生命情态。

(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、长江学者)



柳肃。

(受访者供图)